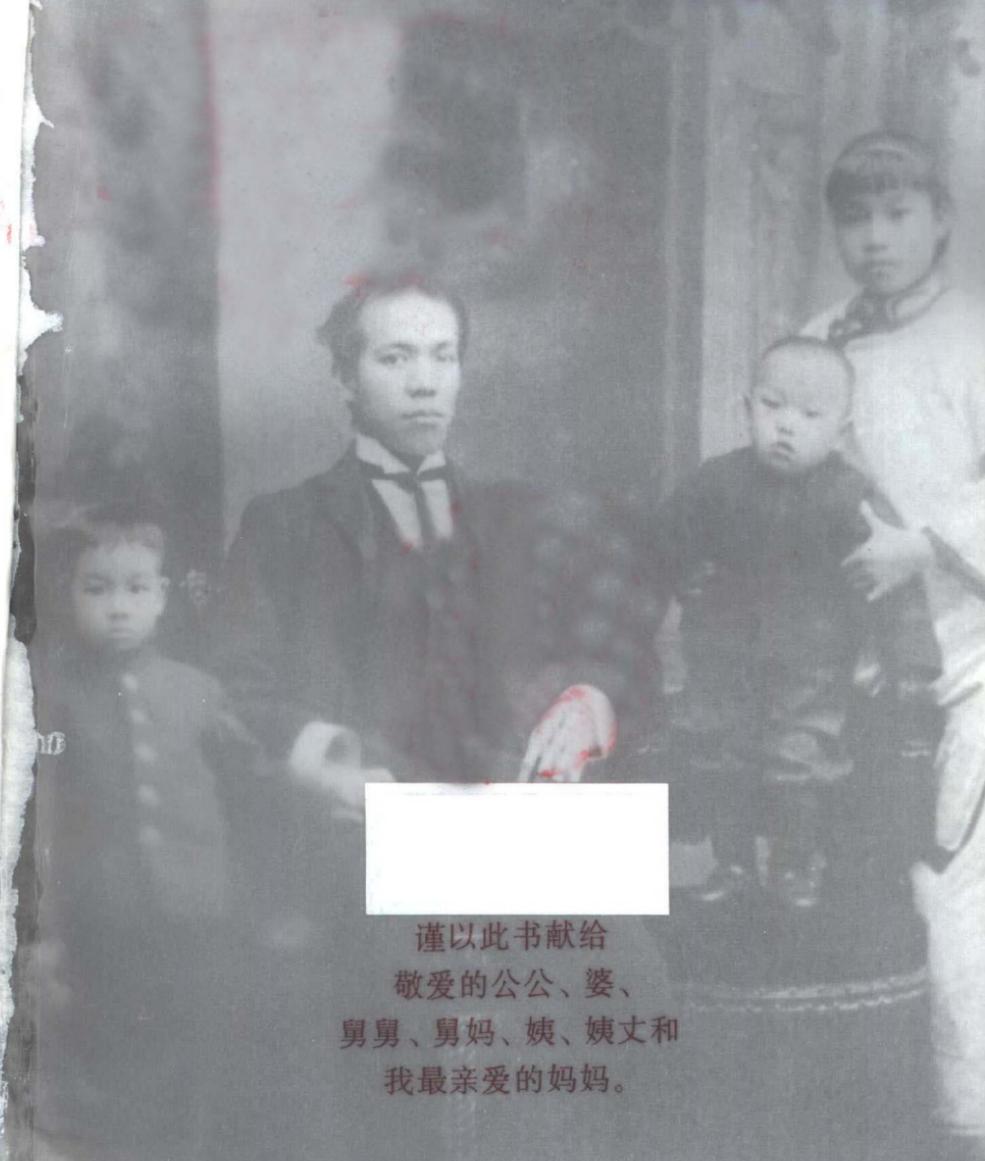


梁启超和他们的女儿们



梁启超

和他的儿女们



谨以此书献给
敬爱的公公、婆、
舅舅、舅妈、姨、姨丈和
我最亲爱的妈妈。

吴荔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孔令琴
设 计 王建纲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吴荔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 桶页 2 字数 289,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2984-9/K·702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严父慈母 犹情深

1 公公梁启超——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3
公公眼里的“学问”与“人生”	5
被误割了好肾	9
“自有勋劳垂学史”	11
2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公公和婆李蕙仙	13
清朝礼部尚书的堂妹	13
“怡堂书室”中的新娘	14
任公的闺中良友	17
3 记忆中的温馨形象——我热爱的婆王桂荃	22
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22
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27
4 东瀛岁月	32
“割慈忍泪出国门”——逃亡中的梁启超	32
“羁泊非所叹”——“双涛园群童”素描	36
5 家书抵万金——梁启超精心雕塑群童	42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	43
“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51
6 故居风雨话当年	56
津门旧居掠影——老楼	57
“按图索骥”饮冰室——新楼	59
7 北戴河的笑声——全家欢聚，其乐融融	69
梁启超四游北戴河	71

梁启超妙笔下的避暑生活	75
思达印象中的海滨趣事	78
8 香山脚下亲人眠	89
青山翠柏中的梁墓	89
“母亲树”的故事	94

满门学子 成就非凡

1 子女个个成才——他们“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101
2 艺蘅馆主人——大姨梁思顺	108
公公的大宝贝	108
我的“妈姨”	109
《艺蘅馆词选》与艺蘅馆主人	112
公公的得意“赘婿”——周希哲(国贤)	114
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116
公公宠爱的外孙(女)们	118
与祖国共患难	122
3 谱写“凝固音乐”的人——二舅梁思成	127
公公人格与名誉的继承者——“思成梁启超”	128
传奇浪漫的婚恋	134
一对爱吵嘴的“欢喜冤家”	142
“刀子嘴豆腐心”的林徽因	144
“把这只表‘红烧’了吧!”	151
“梁思成成天乱跑”	15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59
“我逸得太劳啦”——我眼中幽默的二舅	161
大屋顶·老北京城墙	164
二舅最后岁月的忠诚伴侣——林洙舅妈	168

荣任“反面教员”	171
不平常的追悼会	174
功不可没的爱国学术权威	175
4 病榻上的学者——三舅梁思永	183
青梅竹马 心照不宣	183
年轻有为的考古学家	187
抗战期间奔向大后方	192
大病不惧,梁思永战胜死神	195
雪中送炭,傅斯年仗义陈情	198
再战病魔,胜利复员北平	203
带病上阵,为新中国培养专家	205
“皇帝探亲”,梁思永郊外养病	209
患难夫妻,李福曼无怨无悔	212
“我奋斗不了啦!”	212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	214
5 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	216
公公的小宝贝:阿庄	216
罗曼蒂克的吴鲁强博士	221
学成归国,有情人终成眷属	229
短暂的幸福,终生的思念	234
悠悠人生路 依依母女情	241
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	246
“我是一个压不扁的皮球”	249
忧国忧民心欲碎	254
“梁氏姐弟还乡团”	256
一百多人次为她值班	258
六百多人的纪念大会	263
她长眠在父母的怀抱里	268

6 默默奉献的达达——五舅梁思达	270
特殊的家庭教育	270
梁启超与《双松图》	273
“居处恭轨事敬与人忠”	276
美丽贤惠的五舅妈俞雪臻	277
7 “燕京三杰”之一：司马懿——五姨梁思懿	285
从进步学生到地下党员	285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287
伴夫携子，报效祖国	288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	290
8 投笔从戎的“老革命”——六姨梁思宁	295
沦陷区是人间地狱	297
笑别慈母投奔革命	300
惊心动魄的金华一周	302
“新四军也是一个大学校”	313
有人情味的六姨丈章柯	315
9 中国第一代“驯火人”——八舅梁思礼	318
老 Baby(老白鼻)——公公的心肝宝贝	318
聪明淘气的“八老爷”	323
游子离家海外苦读	326
梁启超没有遗憾了	328
报效祖国，梁思礼百折不挠	329
埋头耕耘，八舅成了火箭导弹专家	332
“洋博士”梁思礼和“游击队小鬼”麦秀琼	337
10 艰难的祖国之恋	340
后记	343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部分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活社会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嘴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利用。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会愈正。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改。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业上乃至其他大了将来无论是社会的一分子你有多少力量太小或者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一分子的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政治上或尽多。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会愈正。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上乃至其他大了将来无论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有力量太小或者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一分子的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政治上或尽多。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会愈正。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的就。一分子的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政治上或尽多。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会愈正。此沉沦下去的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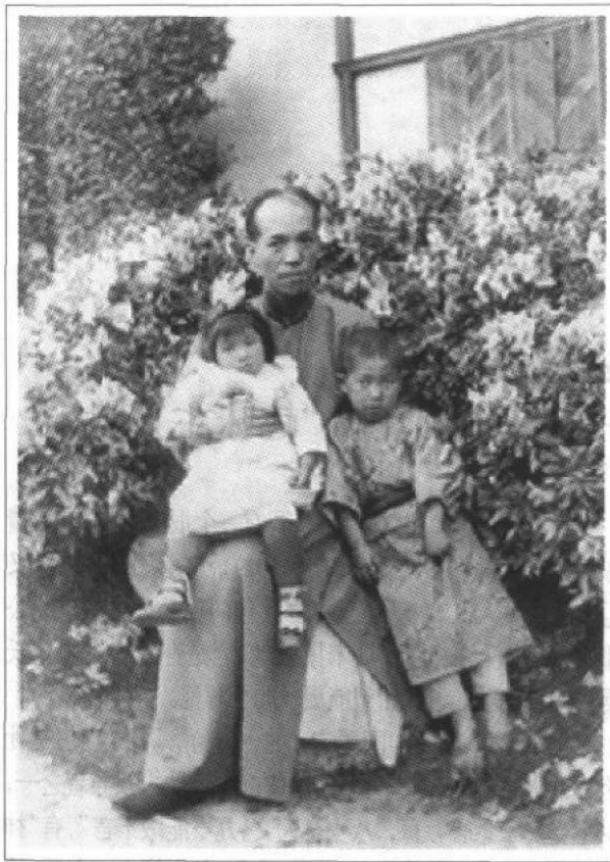
严父慈母舐犊情深

1

公公梁启超 ——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我应叫他公公。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我希望能更多的了解他。

上中学时，学了中国历史才进一步了解了梁启超是什么样的人物，知道他是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有“神童”之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名列第八。之后，目睹清朝腐败，外国侵略，中国面临亡国危险，他满腔义愤，一心救国。他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墨守祖宗成法”是荒谬的，只有改革才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1895年他和康有为一起，组织“公车上书”。他主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等文章，主办湖南时务学堂等，竭力用西方资本主义之法来维新救国，促使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他大量介绍西方学说，直接或间接地“陶铸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对长期闭关锁国知识窒息的中国人



凝视着公公梁启超抱着 2 岁的思庄和 3 岁的思忠的照片，吴荔明看到他的额头又宽又大，两只又大又深的眼窝里的一对眼睛特别精神，浓浓的两道宽眉毛，嘴唇略厚，下唇微突，嘴角稍向下弯。她发现自己的妈妈和舅舅、姨们的嘴都很像公公，因此就有了“梁家嘴”的模式，一代一代传下去。

来说，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尤其是爱国的青年们。当时他的文章、言论、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那时的青少年“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作为政治家，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已有很多论著给予评说。同时他又是一位勤奋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他平均每天能写五千字，下笔成章，不必修改。他的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内容无所不包，只花了 15 天就完成了。他只活了短短的 56 岁，却是著述最多的一位学者，他的著作数量超过了在他之前的朱熹、王船山等人。他一生写下了一千四百余万字的著述，广涉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佛学、文学及新闻等各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遗产，已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文章，进行了系统研究。

公公眼里的“学问”与“人生”

公公的性格非常鲜明，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富于进取心，学识渊博，聪明过人，极其敏感，而且才气过人，锋芒毕露，热情洋溢富于活力。他的文章一度风靡天下，以至当时各阶层人士，都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他的文章气势一泻千里，笔端富于感情富有魔力和魅力，他勇敢、自信、率直、豁达，他敢于淋漓尽致地发表每一个意见，因而正像他在答《和事人》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① 他把这当作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落落大方，他一生中曾与许多人激烈争论，如康有为、章太炎、杨度、孙中山等，但从不记私仇，从不斤计较于个人恩怨而纠缠不休，不以政见不合影响自己对他们的个人关系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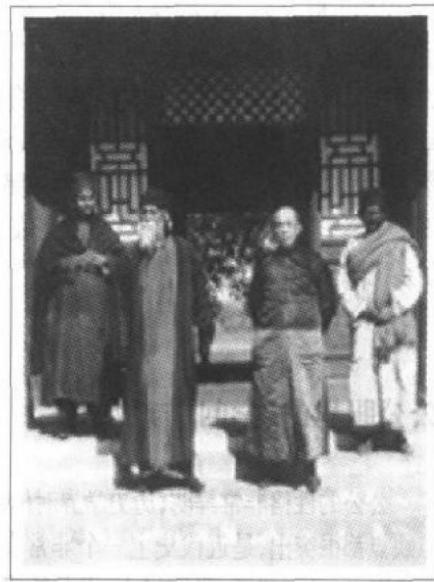
他对自己的缺点也颇有自知之明：“吾生性之长短，吾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 版，334 页。

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① 当

然，他的一生中稳定不变的另一面就是：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②

梁启超性格很风趣，热情好动，他的风趣体现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篇演讲中有一段风趣的论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



1924年，梁启超接待来华访问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飘飘欲仙的印度抒情诗人与才华横溢的中国文化巨子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

① 《年谱》，334页。

② 李华兴：《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南方日报》1983年10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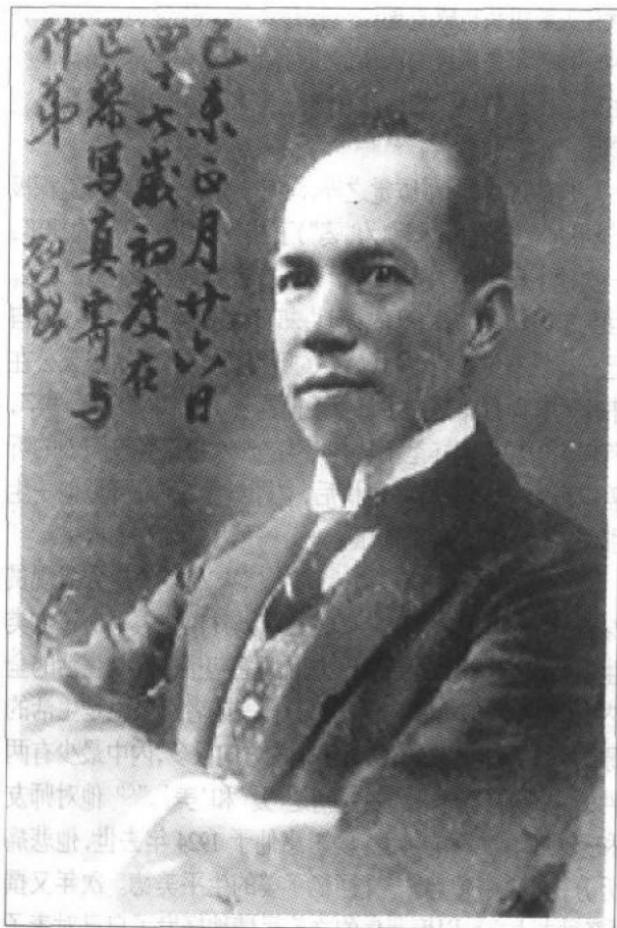
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①

他的确是“除了睡觉之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外婆(我们称为“婆”)王桂荃曾讲过公公的趣事，一次他下班坐包月车回家，一路上专心地酝酿一篇文章。回到家时，文章腹稿已成，烟头却把棉衣烧了个小洞，他自己一点没察觉。我小时，公公的听差曹五告诉我：当公公在书房写作时经常是左手拿着茶杯饮茶，右手拿着毛笔写字，若想起一件事情杯笔不放，叫声：“来人啊！”等在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待好事情后，立即继续写作，可见他一生那些大量的著述都是他抓紧一分一秒积极活动的成果。

公公梁启超很重感情，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在文章《人生观与科学》中写道：“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② 他对师友和家人都有挚深的情意，婆李惠仙于 1924 年去世，他悲痛万分，当即撰《悼启》一文回忆了婆的生平美德。次年又撰《祭梁夫人文》，以极悲痛的文笔尽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悼念：“呜呼哀哉！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

^① 《年谱》，953 页。

^② 《年谱》，997 页。



梁启超与兄弟们的感情也很真挚。这是他47岁时摄于巴黎，寄与二弟梁启勤的照片，左上角有梁启超的亲笔题字。

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喚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徬徨！呜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以来，未始有忤；”^① 婆葬在北京卧佛寺附近的山上，文中最后写道：

① 《年谱》，1022页。

“有怀不极，急景相催。寒柯辞叶，斜径封苔；龙蛇素旐，蝴蝶纸灰；残阳欲没，灵风动哀；百年此别，送君夜台。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蟠局兮余马怀——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呜呼！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① 这一年公公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生平最讲乐观，最讲趣味，此时却不能自胜了，五年之后 1929 年，公公去世，与婆合葬在一起，实现了“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的愿望，与婆李蕙仙“于此长相守”。

被误割了好肾

公公的身体一直很好，性格乐观，但不幸因患肾病去世，终年 56 岁。我小时就听妈妈（思庄）告诉我：公公的一个好肾被协和医院割掉了，保留下一个坏肾，致使他不治而去世。这个医疗事故公公自己是知道的。1926 年 9 月 14 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公公较详细地讲了他的病情：

他（注：伍连德大夫）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

^① 《年谱》，1023 页。

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劳作比从前折半）。^①公公动手术之前，有人劝他不必割治，并说有人患此病吃中药已治好，但他相信“协和”，结果丢掉了一个好肾，二公（梁启勋）的《病床日记》写道：

……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瘥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

^① 《年谱》，1088页。